

林广大 乔山 编译

国际案件

—— 美国《读者文摘》精选



国际案件

—— 美国《读者文摘》精选

国际案件

——美国《读者文摘》精选

林广大 乔山 编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375印张 2插页 174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34—242—3

I·219

定价: 3.40元

目 录

国际案件

- (1) 行刺教皇阴谋
- (17) 我在贝鲁特被绑架
- (27) 东芝丑闻内幕
- (36) 渗进苏联情报组织核心
- (44) 暴力邪恶的贩毒集团
- (51) 火车相撞惨案
- (62) 活埋肉票的绑架案
- (70) 案中有案

名人趣事

- (76)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 (82) 圣雄甘地
- (92) 邱吉尔的一天
- (100) 爱因斯坦腾云驾雾记
- (103) 关于达尔文
- (108) 卢梭，近代的先知

世界珍闻

- (114) 世界上最失策的决定
- (118) 世界真正的七奇
- (123) 客厅里养猪
- (128) 寻觅活恐龙
- (137) 杀人暴风雨

健康之友

- (144) 情绪能否杀人
- (149) 失眠怎么办
- (154) 怎样消除紧张
- (160) 工作过分疲劳怎么办
- (165) 如何冷静应变
- (172) 胆固醇确是罪魁
- (175) 吃鱼可防心脏病
- (180) 糖尿病人也可乐享天年
- (187) 怎样保护头发
- (191) 怎样活到一百多岁
- (196) 泪的功用
- (201) 步行养生
- (205) 酒与健康
- (211) 健康长寿秘诀

饮食文化

- (216) 河豚，最毒的珍馐

- (221) 好吃的越南菜
- (225) 美味的汤
- (230) 细说面包
- (234) 神奇的大豆
- (240) 调味妙品——咖喱
- (245) 劝君多吃马铃薯
- (250) 防癌的饮食
- (256) 饮食之道，你真正懂多少
- (260) 公元2001年的食物

国际案件

行刺教皇阴谋

1981年5月13日，一个年轻人在圣彼得广场开枪，险些射杀了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凶手当场被捕。不久就查明了他 是23岁的土耳其人梅赫特·阿里·阿嘉。几小时内，全世界都知道了他曾从伊斯兰堡越狱。当时他因曾为恐怖分子谋杀了土耳其的一个新闻工作者而在狱中 等候死刑。全球各报都在第一版消息中说他是替土耳其新纳粹灰狼党效力的歹徒。当时推测是灰狼党派阿嘉前往罗马去刺杀教皇的，有人则认为他是个独行的右翼疯子。

可是阿嘉既不是灰狼党的枪手，也不是疯子。他并非单独行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得到确切的证据，证明阿嘉是在执行一项计划周密 的国际阴谋，但有关各国由于疏

忽或漠不关心，都没有采取行动揭穿此阴谋。

1981年7月，阿嘉在罗马的审讯前后不过72小时。证据和口供严格限于他实际发射了2发子弹使历史上第一位波兰籍天主教教皇受重伤的罪行。法庭中对阴谋只字不提。但两个月后法官判处阿嘉终身监禁时，提到“隐蔽的力量”和“高层次阴谋存在”。

今年6月，一个名叫奥默尔·巴克西的土耳其男子在瑞士被捕，证实意大利司法当局所谓的阴谋的确存在。意大利要求引渡巴克西，控诉他“直接参与暗杀教皇若望保罗二世的行动”。

其实阴谋的证据早在此前就有，在犯罪现场，阿嘉至少有两个从犯。其中一人始终未能查明，他持枪从人群中逃走时有人（美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摄影员）曾看见他的背影。又有人看见另一人提着黑色公文箱，急步奔向圣彼得广场旁的一辆公共汽车。好几个证人注意到他，因为他在下一站就跳下车了。据目击证人的描述，调查人拼出了一张容貌图，看来与梵蒂冈一位意大利摄影者拍到阿嘉身边一个只露出半个脸的人十分相似。阿嘉的审讯完毕时，土耳其警方认出这第二个人是奥默尔·埃伊，也是个在逃的恐怖分子。

阿嘉和埃伊参与阴谋的关系后来追溯到土耳其尼夫舍赫城的护照办事处。两人同一天（1980年8月11日）在那里领得毫无瑕疵的假护照，护照的号码相连（136635及136636），护照上虽分别有阿嘉和埃伊的照片，却是发给尼夫舍赫两名当地居民的（法鲁克·欧兹根和格立普·叶尔马兹）。阿嘉抵达罗马进行行刺时仍用的是欧兹根的护照。

更能证明阴谋的是阿嘉被捕时从他口袋里找到的用土耳其文字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定是他的“控制员”给他的最后指示：

星期五下午7时至9时电话。

5月13日星期三，在广场出现。

5月17日星期日，也许在阳台出现。

5月20日星期三，广场，必须做到。慎选所用的袋。

染发剂不可缺少。

必要时挂一个十字架。短牛仔褲，网球鞋，蒙哥马利式短外套。

星期三之后，来回票佛罗伦萨或附近车站。小心不要在梵蒂冈或引人注意的地方被人看见。

必须撕掉明信片。

钱：60万里拉（18万旅馆费，2万电话费，20万日用，10万买袋、褲和衬衫，10万留备急需）。

明天，3天旅馆开支。

需要：前往那不勒斯，买袋染发剂。查询火车票是否仍然有效。

小心注意饮食。

9点钟在这里早餐。

“这里”指的是罗马的伊萨旅馆，他的房间是个说流利意大利语的人订的，而阿嘉的意语并不流利。准备逃走时化装用的染发剂和他遵照指示撕碎的教皇坐在敞蓬吉普车上的明信片碎片也都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他在梵蒂冈时带有那小心挑选来装他那支沉重的勃朗宁自动手枪的袋子。

新类型 这些零星线索没有什么可细谈的，可是阿嘉自己却提供了别的线索。虽然他在审讯时拒绝作供，但他曾向盘问员说了许多话——其中大部分经查都是真的。在这一点及其它方面，他都出人意外。

普通的类型 宗教狂热分子、激烈民族主义者、受雇的职业枪手、法西斯枪手——对他都不适用。阿嘉身材高瘦，深凹的深色眼睛，简直有点自大。他冷静高傲地面对意大利审问者，审问者都肯定地相信他受过专家指点。

西卡法官审问过几十个恐怖分子，他从来没见过像阿嘉这样的人。“从一开始他就控制了盘问，”西卡说，“他会把我带到他要我去的方向，假如我驳斥他，他就闭口不言。”

意大利的反恐怖警察西蒙尼说：“他甚至可以坐在椅子上随时入睡，醒来时又精神饱满。他始终能控制局面。”

阿嘉完全没有内疚和恐惧的迹象，他时而守口如瓶，时而高谈阔论。他对盘问员说，他是“为了恐怖活动而进行恐怖活动”。他一面坚称，行刺教皇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一面又自夸他得到各国——“B国的英国的和伊朗的”——恐怖分子的协助。

“我对法西斯和恐怖分子一视同仁，”他对审讯人员说，“我的恐怖活动不是红或黑的，而是红与黑的。”他自称是个“国际恐怖分子”，是经过10年来全球暴力之后出现的新类型。

家中长子 阿嘉就是在这种不可收拾的暴乱环境中出现的，他1958年在古老省会马拉提亚城出生。暴乱开始时他才10岁。左派分子盘踞马拉提亚，右派则在城外的贫民区，包

括阿嘉长大所在的耶西特普在内。回教的两派——右倾的逊尼派和左倾的阿拉维派，因双方互相有意挑拨而产生摩擦。

阿嘉一家人都是逊尼派，他自己对阿拉维派并不表现特别仇恨，他似乎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他偶然会去清真寺。他也喝酒，对虔诚的回教徒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耶西特普中学还记得阿嘉是个模范学生。“他很聪明又用功。”校长说。教师记得他“总是在思考自己的问题”。

阿嘉有很多家庭问题，他父亲是个酒鬼，常常殴打妻子，后来终于遗弃了她和3个孩子。她得到的救济金很少，要靠她心爱的长子阿嘉维持生活。他似乎很孝顺母亲。于课余卖水和搬运砖头、水泥，帮助家计。

他家只有两个房间和很少的家具。阿嘉离开家庭之前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在安卡拉大学和伊斯坦堡大学读书时“他被坏人勾引了”。可是在家里他“极忠诚恭敬”。他少年时代很孤单，没有女朋友，很少参加球类运动或看戏，对政治也没兴趣。他只对阅读有兴趣，他可以看书看到凌晨3点。

不过阿嘉1976年去安卡拉大学之前，他在马拉提亚城的确交了些朋友——他们差不多都是右派，只有少数左派分子。他后来在意大利狱中接受盘问时写道：“1977年基于马拉提亚同学塞达特·斯利·卡达姆的提议，我决定去巴勒斯坦。塞达特和我去了大马士革。在那里，我遇到特斯林·托雷。托雷和我一起去贝鲁特。在秘密游击队训练营接受了40天训练之后，托雷又设法使我回到土耳其。”

虽然这只是阿嘉自己说的，却也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卡达姆1981年被捕，这才知道他是土耳其最凶狠的左翼恐怖

组织达夫索尔的人员。他承认认识阿嘉。托雷也是马拉提亚人，更是土耳其人民军的头子。安卡拉警方说，据最新消息，托雷目前在黎巴嫩一处游击队训练营当教官。

阿嘉说他在1977年到1979年间曾与5个秘密团体“维持关系”，土耳其人民军是其中之一。还与另两个团体——爱默根比尔利基和哈尔金库鲁团苏会有关系。阿嘉也提到极右宗教派系阿金希拉和新纳粹主义灰狼党乌库库勒。这些左派和右派组织虽然多年来互相残杀，并不等于说他们有无可妥协的分歧。左派、右派都成群结队地前往相同的地点训练营。像阿嘉这种刚出道的“国际恐怖分子”，在两方面之间来来往往，无需顾虑。

愿受绞刑 不管阿嘉是否曾在1977年去贝鲁特受训，他的生活不久便起了神秘的变化。那年12月13日，有人在土耳其一家大银行的伊斯坦堡支行用阿嘉的名字开了户头。第一笔存款是4万土耳其里拉（约合两千美元），对一个土耳其穷学生来说，这是笔大财，而且此后还有钱陆续存入银行。这些神秘款项是使土耳其乡村默默无闻的阿嘉变成名闻世界的圣彼得广场刺客的主要关键。

当时在土耳其，没有人知道谁是那位慷慨的后台老板，对那来自马拉提亚的年轻人所知也不多。在大学里没人注意他，同班同学没人记得他，在学生政治中也不活跃。警察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然后，1979年2月1日，温和左派报纸《国民报》编辑、土耳其最有影响力的政论家伊别奇下班开车回家途中遇刺毙命。5个月后伊斯坦堡警方接到匿名电话说，刺死伊别

奇的凶手叫“阿里”，正在右翼学生常去的马尔马拉咖啡馆。警察立刻前去搜查，逮捕了阿嘉。

虽然《国民报》和土耳其记者协会曾悬赏600万里拉(在当时折合12万美元——是极大的一笔奖金)，缉拿刺死伊别奇的凶手，但那匿名的告密者却没去领取奖金。而且虽然对阿嘉唯一不利的证据只是他的面貌很像从现场逃走的3个人之一的面貌拼图，阿嘉却一口认罪，他在记者会上对全国电视观众说：“是我干的，我杀死了伊别奇。”说时，神态语气都轻松得好像在讨论天气。

阿嘉在记者会露面之前曾在保安警察总部受秘密审讯15天，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身体十分健壮，没有遭受警察严刑拷打的痕迹。

阿嘉被捕后，审讯及认罪的经过是当时艾塞维特总理领导的社会共和党政府的内政部长和保安警察最高负责人古纳斯亲自宣布的。他是远比艾塞维特为左的激进分子，一心要把土耳其最残暴的恐怖罪行加在极右派身上。

古纳斯说，当时除了极少数人外，多日没有人知道阿嘉被捕的事。他说：“我连总理艾塞维特都没有告诉。”古纳斯在整个审问过程中都在场。他说他再也想不到阿嘉会坦白招供。在他自己招出两个人以前，根本没有可以证明阿嘉行凶的证人。“也许他知道他会受严刑拷打，反正非招不可。”古纳斯说。

阿嘉自动招认行刺，实际就是自愿受绞刑，更进一步把这件事最轰动的杀人行动归咎于极右派。他首先招供说，逃走的汽车司机是右翼分子凯伦。然后他又说行刺的枪是恶名

昭彰的灰狼分子塞纳给他的。他还记得事后在灰狼的国民行动党一个支部门前把枪还给塞纳。

凯伦在证人席宣誓说，他把阿嘉送到谋杀现场时对阿嘉的意图一无所知。他被判3年，后来增至15年。塞纳顺利逃往欧洲（目前他因为制造假护照在瑞士坐牢。除非瑞士同意把他引渡回土耳其，否则不会再有什么下文）。那把枪始终没有找到。至于那位没人见过，自1977年下半年以来就一直以金钱供应阿嘉的付款人，则始终未受追查。

发出信号 这位神秘付款人的存在，是在审讯将完时由伊别奇家人的律师厄尔曼向法庭提出的。为求出可能支持阿嘉的人的姓名，厄尔曼查悉曾有人假冒阿嘉的签名，用阿嘉的名字在五六个城市开有户头，12个月来，付款总数达2万里拉（当时约为1.2万美元）。而且在这一城市所存入的钱，永远由阿嘉在另一城市提取。厄尔曼说，真假签名有显著的区别。

据说，阿嘉在卡塔尔·马尔特帕监狱里等待，好象期待有人来救他出狱。10月11日他在证人席上发出了暧昧的信号。“我被捕后，”他对法庭说，“内政部长古纳斯来伊斯坦堡和我谈话，他提议，假如我肯说出是一位国民行动党命令我去行刺伊别奇的高级人员，或者承认我是那个党的党员，古纳斯就会救我出去。”

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段话里面勒索或者威胁的成份有多少。古纳斯自己把阿嘉的这些指控告诉我，并神秘地说：

“要是对我的指控都是真的，我早就上吊了。”

阿嘉第一次可能是故弄玄虚。到他再次上证人席时，他

就显然是企图勒索了。他在10月24日对法庭说：“我没有杀死伊别奇，但我知道是谁杀的。”又说他准备在下次庭讯时透露凶手的姓名，这是公然警告他的后台老板必须救他出去，他后来果真被救出狱了。

1979年11月25日，阿嘉穿上一套陆军军服，走出卡塔尔·马尔特帕监狱，连闯过8道守卫森严的门。要是没有高层人物援助，他决不可能办得到。

阿嘉逃走的第二天寄了一封信给《国民报》，内容是有关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准备去伊斯坦堡的访问，“西方帝国主义者，生怕土耳其和别的回教姐妹国家在中东可能成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正把伪装宗教领袖的十字军指挥官若望保罗派来，假如不取消这次访问，我就要把指挥官教皇杀死。”

一个很少去清真寺的青年说这种回教狂热分子的话，难以令人相信。在罗马，阿嘉说这封信只是个诡计，希望警察忙于保护教皇，无从分神去追捕他。不过这话不合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叫阿嘉写这封信，为将来之用。

阿嘉这时改变了他的工作环境。阿嘉从卡塔尔·马尔特帕越狱后，他的那些后台老板便在边界上把他交给另一个人。阿嘉今后那一阶段的关键在于他去西欧途中在B国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阿嘉在B国住了大约50天，单单这件事便足以使人对他的未来行动有所疑虑。从1970年初开始，B国便一直为西欧所有恐怖活动组织服务，提供游击战训练场所、庇护所，并且是转运武器的主要集中地。

去年冬天，意大利警察救出了被绑架的美国多齐亚将军后，在审讯从事绑架者时，又得到了B国从事这类活动的最新证据。绑架小组领导人供称，他们扣留多齐亚期间，B国曾表示将供给赤旅“金钱和军火”作为“动摇意大利”工作的一部分。

不过B国做的更急切的工作是动摇邻近的土耳其。B国秘密警察对所有合法或非法过境的土耳其人都了如指掌。土耳其人不可能在B国首都流荡一个时期而不引起注意——特别是一个曾被判罪，而且照片曾在土耳其报纸头版连续刊登过好几星期的法西斯谋杀犯！

根据阿嘉的笔供，他用伪造得并不高明的印度护照进入B国，护照上的姓名是约金德·辛。他起初住在几家游客常到的旅馆，后来才搬进豪华的维土沙饭店。他说他在那里从一个他记不起名字的“叙利亚人”那里拿到他用来行刺教皇的勃朗宁手枪。他又取得了那本没有破绽的假护照，护照持有人的名字是“法鲁克·欧兹根”，把护照交给他的那个人的名字他也记得。

“在维土沙饭店，”阿嘉说，“我认识了奥默尔·马散，这名字是我在土耳其时有人告诉我的。”马散是在慕尼黑居住的土耳其人，“从事大规模黑市买卖——军火、酒、烟。”据阿嘉说，马散收取了相当于1500美元的西德马克，从土耳其弄到“法鲁克·欧兹根”的护照，并在一个月内在B国首都变货。在维土沙饭店的911号房间，马散把一个B国人介绍给阿嘉，除了知道此人姓莫斯塔非奥夫之外，别无所知，后来此人被指控为“指挥”阿嘉行动的主要人物。

不论马散是否是个信使，那本欧兹根的护照确是在某种时机下交给阿嘉，这件事显然与 B 国的秘密警察有关。护照上盖有 8 月 30 日在艾第尼出境的土耳其出境章，那出境证是假的。可是 B 国 8 月 31 日所盖的入境印章却是真的。所以一定是有人把“欧兹根”的护照从土耳其偷运到 B 国——那人的面貌与护照上阿嘉的相片不符，可是在进入 B 国时却有办法能获得 B 国人员在护照上盖印，盖印后一定是一个信使迅速把护照送给阿嘉，因为阿嘉当天就用那本护照出境，前往南斯拉夫。

阿嘉从南斯拉夫启程，在欧洲大陆做了一次令人莫名其妙的旅程，途经 12 个国家，每到一国都只逗留很短的时间，有时还往回走。当时阿嘉 22 岁，除了 3 年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土耳其偏僻乡村的贫穷农民家度过，除了口音很重、极不流利的英语，不会说其他外语，可是他却能很容易地在十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来往，曾在圣罗兰时装店买衣服，在米兰的比非餐馆与歌剧迷一起喝香槟，在突尼亚和马约卡岛的帕尔马市这些高级的度假胜地躲避冬寒。

从他越狱到罗马被捕这段时期，阿嘉花在飞机票和头等旅馆的钱共约 5 万美元。他在旅途中从未兑现过支票，但他从来不缺现金。阿嘉在接受意大利的盘问时，除了供认在到达圣彼得广场之前曾到过 B 国之外，只透露了一处他到过的地方的名字——他曾去过突尼斯。在突尼斯，阿嘉常打电话到慕尼黑和马散联络，他说他在马散的指示下，曾和 B 国人莫斯塔非奥夫见过一次面。阿嘉虽然对许多事都保持缄默，但他也曾自动向警察提供了不少线索。这些线索都是警察难